

校园文丛精选

XIAO YUAN WEN CONG

韩艳/主编

掌心上的太阳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掌心上的太阳

主编：韩 艳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校园文丛精选/韩艳主编. —呼和浩特: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2006. 8

ISBN 7 - 204 - 08682 - 1

I. 校... II. 韩... III. 文学 - 作品综合集 - 中国 - 当代 IV. I217. 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107387 号

校园文丛精选

韩艳 主编

-
- 责任编辑 杨显文
封面设计 北京揽胜视觉文化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出版发行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地 址 呼和浩特市新城区新华东街祥泰大厦
印 刷 北京一鑫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850 × 1168 1/32
印 张 260
字 数 4800 千字
版 次 2006 年 9 月第一版
印 次 2006 年 9 月第一次印刷
印 数 1 - 5000 (套)
书 号 ISBN 7 - 204 - 08682 - 1/I · 1791
定 价 998. 00 元 (全 40 册)
-

如出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我社联系。

联系电话: (0471) 4971562 4971659

目 录

峡谷里的树	(1)
破碎的美丽	(4)
某种微笑	(7)
何不做个生活的赢家	(11)
岁月无价	(13)
对一朵花微笑	(19)
怀念米米	(24)
人生如鸽	(29)
灵魂的翅膀	(31)
生命的弦	(33)
流不走的蓝	(36)
呼叫青春	(38)
掌心上的太阳	(42)
生命的角色	(47)
两种心情	(49)
孤独永恒	(52)
经营自己的个性长处	(54)
看破风景	(57)
一点喜悦	(60)
崇尚简单	(63)

无语人世	(65)
心灵的预约	(67)
美丽的相约	(71)
不想家的女孩	(73)
不一样的人生选择	(76)
我比拿破仑矮公分	(78)
窗前那棵树	(81)
走向生活	(87)
草和雪的故事	(90)
一个“毫无可能”的故事	(94)
灯 光	(99)
京都的个性	(101)
美丽的谎言	(104)
妈妈放心吧,我会自立的	(106)
柚 子	(108)
中 秋	(113)
回家,留一堆脏衣裳	(115)
释 名	(119)
守 诺	(122)
月芽泡子	(124)
“木把儿”节	(127)
一路狂奔	(131)
丁然家的房子	(135)
渴望冬季	(139)
两条路	(142)

流泪的蝴蝶	(144)
墙角的兰花	(146)
爸爸,送你满天星光	(148)
大林阿姨	(150)
拣蘑菇	(153)
随笔二则	(156)
生命的烛光	(160)
头戴满天星	(164)
远方有多远	(167)
无语人世	(170)
伸出美丽	(172)
组合出来的世界	(174)
宽 容?	(177)



一场绿色的夏雨之后，你那腐烂的躯体上竟然生出了一片片倾听“生命交响乐”的耳朵，生出了一片片凝重的渴望。

峡谷里的树

我走进长峡谷，此刻，我与峡谷里的树为伍了。

峡谷里的树，祖籍也许在峰巅，忽一日，被一阵无名的风，把种子吹进峡谷。此后，它在“峡谷部落里”安家落户了，几代繁衍，便成了地道的峡谷人。

太阳并不公平，它对“峡谷人”是那样的吝啬……

也许正因为如此，峡谷里的树长得这么挺拔，这么健壮，这么郁郁葱葱。

我抬起头来，望着峡谷里的树，这些“峡谷人”哟，抗争着，追求着，但始终也没有高于山巅上的蒿草！

也许有朝一日，峡谷里的树，会被砍去做梁，会被锯去做桅，会离开那片养育它的低洼的土地……

那时，山巅上的蒿草也许会摇摇摆摆出来看这些峡谷人的风景呢！

我登上了峰巅；但我庆幸的是——我曾走进峡谷……



好看的树

不知什么时候，人们发现，它成了小村的一个风景。

在小村人的眼里，风景是他们的勋章，但有时又是别的什么……

于是，几个荒诞的故事，就编入小村的风景里去了……

在大自然的风雨中，它出落得这样美，然而却经不住几个随意编排的故事。

正同它的出现一样，当人们发现小村的风景丢失的时候，它已经死了……

……渐渐的，小村忘掉了这一切。

也许小村还会有风景的。

也许小村根本就不会有什么风景。

一棵倒下的树

在大山披满盛装的时候，你被遗弃了。那是一种堂皇的遗弃！

此后，属于你的只有默默的期待，和期待中的腐烂……

也许是由于你的虔诚，感动了什么罢？一场绿色的夏雨之后，你那腐烂的躯体上竟然生出了一片片倾听“生命交响乐”的耳朵，生出了一片片凝重的渴望。

……我惶惑地收回了手臂。

我怎么会产生采摘它的念头呢？这里险些又发生一场掠



夺，一场比那堂皇的遗弃还残酷的掠夺……

有这样一棵树

这是北方的一个山坡。

这是发生在北方山坡上一个平常的故事。

这里是一片荒草，也许早些年这里曾繁茂过。

或是某一个黄昏，或是某一个清晨，有一颗种子，有一棵大树的种子，落在了这片荒草丛中。

后来它便发出芽来。

后来它便长出叶来。

发出芽来长出叶来也倒平常，它还只有蒲公英那么大，它甚至还要靠它高得多的蒿草挡风蔽雨。

过了十几年，几十年，它成长起来，长成了一棵郁郁葱葱的大树。

它成为小草们的骄傲了；它成为整个山坡的骄傲了；它成为这座山岗上一面迎风作响的旗帜……

但，没过多久，当人们再次向那座山岗眺望时，那杆旗帜不见了。有人说它是倒在一次肆虐的狂风里；有人说它是倒在无数次害虫及至毒菌的侵袭之中……

人们原本期望它会长成一座丰碑的！

小草依然，年年岁岁染绿山岗……



一朵花的美丽，就在于她的绽放，而绽放其实正是花心的破碎啊。

破碎的美丽

有时候，我甚至相信：只有破碎的东西才是美丽的。

我喜欢断树残桩枯枝萎叶，也喜欢旧寺锈钟破门颓墙，喜欢庭院深深一蓬秋草，石阶倾斜玉栏折裂，喜欢云重雾冷星陨月缺根竭茎衰柳败花残，喜欢一个沉默的老人穿着褪色的衣裳走街串巷捡拾破烂，喜欢一个女孩瘦弱的双肩背着花布块拼成的旧书包上学。我甚至喜欢一个缺了口的啤酒瓶或一只被踩扁的易拉罐在地上默默地滚动，然后静止。每当我看到这些零星琐屑的人情事物时，我总是很专注地凝视着他们，直到把他们望到很远很远的境界中去。

我不知道自己是不是出于一种变态心理，但我确实深深相信：破碎的东西比完整的东西更为真实，更为深刻，虽然它是那么平常，那么清淡，那么落魄，甚至那么狼狈。他们从光艳十足无可挑剔的颠峰骤然落地或是慢慢地坠下慢慢地沉淀慢慢地变形，然后破碎，然后走进我的视线中，走到辉煌已假借给别人的今天。

我不知道他们曾经怎样的美丽过，所以我无法想象他们的美丽。也因此，我深深沉醉于这种不可想象不可求源的美丽之中，挖掘着他们绚丽的往昔，然后，蓦然回首，将这两



种生命形态拉至眼前，黯然泪下。这不可解释的一切蕴含着多少难以诉说的风花雪月悲欢离合，蕴含着多少沧桑世事中永恒的感伤和无垠的苍凉啊！破碎的事物就这样印满了重重叠叠的生命的影迹，那么沉厚，那么绰约，却那么美丽。

同样，很残忍的，我相信破碎的灵魂才最美丽。

我喜欢看人痛哭失声，喜欢听人狂声怒吼，喜欢人酒后失态吐出一些埋在心底发酵的往事，也喜欢看一个单相思的人于心爱者的新婚之夜在雨中持伞默立。我喜欢素日沉静安然的人喋喋不休地诉说苦难，一向喜悦满足的人忽然会沮丧和失落，苍老的人忆起发黄的青春，孤傲的人忏悔错过的爱情。我喜欢明星失宠后凄然一笑，英雄暮年时忍痛回首，官场失意者独品清茶，红颜逝去的佳丽对镜哀思。我喜欢人们在最薄弱最不设防的时候挖出自己最痛最疼的那一部分东西，然后颤抖，然后哭泣，然后让心灵流出血来。

每当这时候，哪怕我对眼前的人一无所知，我也一定会相信：这个人拥有一个曾经非常美好现在依然美好的灵魂，他经历的辛酸和苦难以及那些难以触怀的心事和情绪是他生命中最深的印记和最珍爱的储藏。只有等他破碎的时候，他才会放出这些幽居已久的鸽子，并且启窗露出自己最真实的容颜。我知道：只要他的窗子曾经打开过——哪怕仅仅打开一秒钟，他就不会是一个老死的石屋了。

能够破碎的人，必定真正地活过。林黛玉的破碎，在于她有刻骨铭心的爱情；三毛的破碎，源于她历尽沧桑后一刹那的明彻和超脱；凡高的破碎，是太阳用金黄的刀子让他在光明中不断剧痛；贝多芬的破碎，则是灵性至极的黑白键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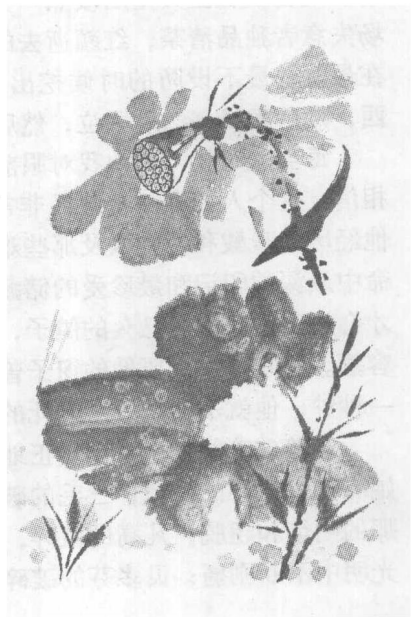


击生命的悲壮乐章。

如果说那些平凡者的破碎泄露的是人性最纯最美的光点，那么这些优秀灵魂的破碎则如银色的礼花开满了我们头顶的天空。我们从中汲取了多少人生的梦想和真谛啊！

我不得不喜欢这些能把眼睛刺出血来的破碎的美丽，这些悲哀而持久的美丽。他们直接触动我心灵中最柔软的部分，让我随他们流泪欢笑叹息或者沉默——那是一种多么令人心悸的快感啊！而此时，我知道：没有多少人能像我一样享受这种别致的幸福和欢乐，没有多少人知道这种破碎的美丽是如何细细密密地铺满我们门前的田野和草场，如同今夜细细密密的月光。

是谁说过：一朵花的美丽，就在于她的绽放。而绽放其实正是花心的破碎啊。





放纵想象，想象便成了一条生路，犹如你十年前偶见的彩虹，但你不敢踏上想象之路。

某种微笑

春天的日子思念秋天，夏天的时候怀想冬天，而夏至时又怀想起春的柔情，隆冬时又恋起夏的炽热。人总是这样……而这又是怎样的心绪？如果此时抬眼便见高远而湛蓝的天，说不定你会拼合支离破碎的心灵的光束，反视你空洞深寂的灵台，玩味着、挤露出人说丰盈你道贫瘠的笑容。此时的苍穹在玩着怎样的把戏？绵绵的淫雨，灰灰的幕布，只教你恍恍惚惚把秋错认成春了。这不是你颇为惬意的感觉吗？既然无法一步从播种至收获，那么回过头去，从头再来总是可以的吗？要命的是——你总是这样，这是你多年苦读的惟一收获，你一念刚生，一意又起，你掀起播种与收获的大褂，不由分说地将它们攒到青苔伪装的历史的石壁上去，你冷眼旁观着它们化整为零，你竖耳聆听着那一瞬空气的剧烈波动。你如释重负地一笑，笑声在心灵的黑洞壁上撞得叮咚作响。转而又开始了为人笑料的发呆，面对着不知何去何从的人群和生硬冰冷的水泥构成的世界发呆——但你犯了无行文人的毛病，你把发呆称作假面沉思，你还强词夺理说，你不过是从历史中捞得教训几许。嗨！

放纵想象，想象便成了一条生路，犹如你十年前偶见的



彩虹，但你不敢踏上想象之路。也不愿再延伸想象，除非此路无尽头。你料想此路的某一处一定竖有墓碑似的木牌；此路不通。你不想看到你不愿看到的東西，你不该想你不该想的归宿。你老实地沿着他人规划出的那条夯实的水泥路走吧，混迹在也有七窍也有四肢的人窝中，一天一个来回。如此这般，你还可以自诩：大隐隐于市。嘻！

披着件谦卑的外衣，混在那些与你一样自身无出产只事消费的同类中，在被同类们日益掏空的壳上游走。你也曾闪过：如果，如果谦卑是一件隐身衣，那么……再也难续下文。谦卑对你是一件多么不合身的隐身衣，不是因为裁缝的动物眼，而是缘于人们在五千年文明游戏中炼就的火眼金睛，一切披着羊皮的狼和披着狼皮的羊都无处藏身。何况你那深陷的眼，那张轮廓分明的脸，特适合扮演揣着无辜的阴谋的汉奸，即使笑也怕人。阴谋被彰显成阳谋，阳谋堕落成无谋，无谋表露成惶惑，惶惑钝化成发呆。在这灰濛濛凉丝丝的早晨，在不足四平米的阳台上发呆，直到或是阳光或是身后的惊叫来驱赶：上班。

假面沉思，上帝是不会发笑的。假如上帝发笑，那也是情理之中。人说大山之人心难有丘壑，险峰峻岭是开眼便见的风景。但此处非彼处，山人下山一派熟路，山人出山则寸步难行。开眼不见了日日把玩的风景，丘壑经纬浓缩珍藏于心之一隅。再难走出大山。灵魂在山中绕来绕去。攀摘野果，饮啜清泉，追逐小兽，蒙头林间。仿佛那是幼稚文人梦寐以求的桃花源或阿卡狄亚，辘辘饥肠与母亲咽的泪水也无法劝你回心转意。自欺，无奈的自欺，虚幻的自欺。不要



相信文人，不要相信……灵魂。在与大山一次又一次的压制与反扑的较量中，你摇着头败下阵来。就像你每一个早晨被催促上班时毅然的断念：不要相信早晨，不要相信阳光一样，事实上相信了，甚至还相信了所有不该相信的事。上帝该不该发笑？或许自欺是人类惟一自产而又能反哺自身的神秘物。想想历史，想想刚刚过去的弹指一挥间。哟，来风了，缩起你的脖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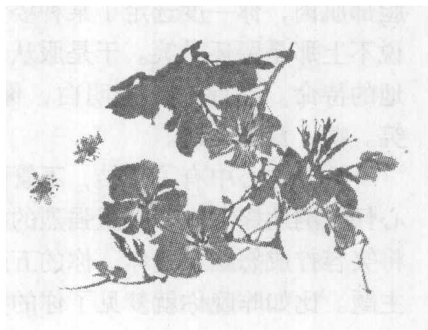
你常揣想上帝的笑容，但稍不留神便串联起凯撒的爽朗大笑和蒙娜丽莎的神秘微笑。不消说，你不想在人类笑的历史的研究上有所作为，你只是在为自己那件谦卑外衣量裁最适配的饰物，犹如西洋妓脖颈上的玻璃项链。洛特说，没有翅膀的人类刚一落盆便以哭声来昭示自己的命运。你说，刁钻的人类继而便以笑来掩饰自己的恶意，人类文明史不过是一部笑的艺术史，内涵丰富、形式多样的笑是惟一被人类掌握的窝里斗的高招。你这样说，是不是吃不到葡萄便说葡萄酸，不得而知，反正你的笑像哭，你是天生不会笑的人，只有哭得尚算本色。你难为着那块镜子。你机动灵活地调动着脸部肌肉，你一度选定了某种姿势，但你左看右看，你还是说不上那是哭还是笑。于是服从命令听指挥的肌肉嘀咕着原地的待命。你此时终于明白，你原来如此笨拙，居然不会笑。嗨，竟至如此。

从此你心中有了个结，不管酷暑或寒冬，你都小心翼翼地心怀叵测地探着头，欲望强烈的视线纠缠着他人的笑容，不将笑容拧成怒颜不罢休。你的五颜六色花里胡哨的梦也有了主题。比如昨晚你就梦见了你的笑容。当然不敢奢望上帝的



微笑，也不敢攀比人类经典的笑容，但你的笑容肯定挺不错，因为梦中随之而至的红颜与官帽都挺不错，只可惜梦醒后你无法复制，也无从描述。至多只能含糊其辞：某种微笑。

某种微笑是在某个地方、某个时候、某个人玩弄的某种把戏。





你们两人可能都在等待对方跨出第一步，你何不率先采取行动呢？

何不做个生活的赢家

如果你的太太请你告诉她6项她应该注意的缺点，这样她可以继续成长、进步、你会有什么反应？

如果我的猜测不错的话，你、我，还有很多做丈夫的都会迫不及待地说出来；不要说6项，60项都可以说得出来。

但有一位先生很特别。他告诉太太说：让我想一想，明天早上再告诉你。

第二天早上，他请花店送去了一束（6朵）玫瑰花，并且附了一张卡片，卡片上写着：“我想不出你有哪6件要改，我就是喜欢你现在这个样子。”

当天晚上他回家的时候，我们可以想像得到，他的太太在家门口等他，眼里满是泪水。

后来他太太在教会里把这件事告诉了大家，结果在他上教堂的时候，好多妇女过来赞扬他，有人说他真了不起；有人说他很体贴细心；有人说他真了解女人；有人干脆说，但愿我先生也这样就好了。

这是我最喜欢的故事之一。

先生是赢家；

太太也是赢家。